

昆滇往事

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

□朱兆亮



夕阳之歌

老来学开车

□顾军

如今六七十岁以上的人,大都知道经历过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化。

在计划经济年代,只有消费资料才会进入市场,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。我原来在易门铜矿工作,生产出的铜精矿全部拉到云南冶炼厂冶炼,不经过市场。虽然也计算价格,那是为了经济核算,并且完全由国家统一定价,买卖只是一种形式,谈不上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。

那个时候,消费品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卖方市场,其主要标志就是基本生活资料实行票证,如购粮本、粮票、布票、肉票等。卖什么,卖多少,什么价,都由“卖方”规定,买方没有选择余地。这些票证是一种没有价格的证卷,只能作为购物凭证。

还有一种票证不是人人有份,比如自行车票、收音机票和后来的电视机票等。分配办法可以个人申请,群众评议,或者抓阄决定。这些紧缺商品,对买方又多了一层限制。

3年困难时期,我从易门铜矿到昆明办事,体验到了昆明的“高价”食品。有几家有名的大饭店卖套餐,4元一套,基本都是荤菜。那几样菜都是卖家搭配好的,不像现在到饭馆可以随意点菜。虽然不要粮票,但对买方也是一种限制。当时工人最低日工资只有1元多一点,3天日工资才能吃一餐高价饭。我看大都是外地来昆的人吃,也要看从什么地方来的。小饭店也卖4两粮票及4角钱一套的盖饭。同室住着一位从边疆某地来昆出差的,他

只吃4角一套的盖饭,从不吃4元一套的。他说,在家乡4元钱可以买两只鸡了。我吃了几顿4元套餐,还买了一些糕点,带回去给家人尝尝,因为这些东西在矿山有钱也买不到。

后来又出现了议价食品。有一次我到蒙自出差,想用粮票买几块平价的年糕,可是只有议价的,比平价的高出1倍多。说是议价,只是好听一点,实际没有“议”的余地。

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化是在改革开放以后,主要标志就是取消票证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物质比较充足,基本上可以保证供应,并且不再是“只此一家,别无分店”。买什么,买多少,什么价,到哪里买,买方有选择自由。

卖方市场同买方市场的区别,可以用两个简单的事例来说明。市场放开不久,物资还不是很充裕时,有一次我到昆明某饭馆买卤油鸡,我想买半只,店员说都是整只卖,半只不卖。而现在无论生鸡还是熟鸡,都可以分割部位,由顾客挑选。还有一次我到米线摊买半斤米线,摊主说,半斤不卖,起码一斤。他还振振有词地说:“你到粮店去买米,只买半斤,粮店会卖给你?”他说的一点不假,当时情况就是这样。而现在买米也好,买米线也好,想买多少,到哪家买,可以自由选择。

这就是卖方市场同买方市场的区别。(作者原工作单位:云南建投集团,91岁)

几十年前,会开汽车是一种职业。而如今,会开汽车,已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普通技能。为了让自己今后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,我鼓起勇气报名去学开车。和教练约好了接送的地点,第二天一大早,他便开着教练车来接我了。教练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,圆脸黑面善,总是带着微笑。他主动介绍他姓李,先带我去体检,然后带我去驾校办理学车手续。一切办妥后,他让我先回去,等他约好了科目一的考试后,再打电话通知我。

几天后,他又来接我去考场参加科目一的考试。中午十一点多,我考试出来,李教练只简单地问了一句:“过了吗?”我表示过了,他笑了一下:“你的学车正式开始了,走!”

在场地练习时,李教练会将操作要点讲解一遍,然后他再做一次示范,接下来便让我照着做。有时我操作不对,他也会急得发火,改正后,他又微笑着走到一边去抽支烟。渐渐地,我和他相处融洽起来,闲暇时,我们也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,完全没有年龄的差异。记得第一次去考场考科目二,当我要走进考场时,李教练特地嘱咐我要放松心情,按照平时练习的去操作。我满口地答应着,但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。当轮到我考试时,坐进考试车的那一刻,我的左脚突然不听使唤地颤抖起来,我只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平复了一下心情,驾车驶进考场。第一个项目是侧方位停车,当我开始倒车时,诡异的事情发生了,才一转动方向盘,车身便触碰到了底线,大脑一片空白,第一次考试就这样失败了。走出考场,李教练忙迎上前来问我考得怎样,我实话实说失败

了。李教练安慰我,说年龄大了,反应慢点是可以理解的,让我别灰心。

继续练习了一段时间后,李教练又带我去考了考场。那天夜里,在练习时,天公不作美,下起了大雨。李教练为了让我能顺利通过考试,他打着伞,站在雨中指挥我操作。他的鞋袜裤脚早已浸泡在雨水中,我实在是不忍心,让他上车来指挥,他却说没关系。第二天考试,我又在倒库时铩羽而归,愧得我无地自容。没办法,只得回驾校继续练习。李教练和我商量,要不换个方式,先考科目三,我同意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,我又来到了考场,参加科目三的考生。抱着放手一搏的心态,我走进了考场。这一次,顺利地通过了科目三的考生,李教练听了,脸上又泛起了笑容。接下来,我就要全力以赴去准备科目二的考试了。

当压力全部转移到最后时,我有些沉不住气了,几次都想放弃。但李教练对我说,现在放弃是不明智的,而且是把压力转移到了他的身上。我也觉得,遇到一点困难就轻言失败,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啊!李教练问我,要不要换个地方考,我坚定地表示不换,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考试。

经过多次练习,我终于通过了考试。当我从交警手中接过驾驶证的那一刻,焦虑的心情一下子释然了。我知道,只有努力,不轻言放弃,追求的目标是会达成的。回想这次学车过程,虽然经历了许多的波折,但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昆明市五华区外经委,59岁)

峥嵘岁月

夜读的灯光

□朱家荣

我自8岁开始在灯下夜读,至今已读了60年了。夜读时用过的豆油灯、煤油灯、电灯、日光灯,如今已用上了水晶灯、各种小台灯。夜读的灯光越来越明亮,我的心情也越来越舒畅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,我家还没有通电,夜晚用来照明的是豆油灯。当时流行一首儿歌:“小老鼠,上灯台,偷油吃,下不来。”那个“油”就是豆油。我上小学二年级时,由于白天需要照看弟弟妹妹,妈妈让我晚上在豆油灯下写一会作业,看一会书。灯光如豆,灯芯露出的部分烧成灰,灭了就要剪去一点,再挑高一点捻子继续燃烧。我就是在这忽明忽暗、摇曳不定的灯光下,走进了读书生涯。

上世纪60年代时,家家户户都用煤油灯。那时,煤油要按票到供销社购买。为了节约,我家用的是自制的小煤油灯。制作煤油灯其实很简单。找一个空墨水瓶,在瓶口上面放一个中间挖一个小口的圆形铁片,然后再弄一根棉线绳,在煤油里蘸一下,把它从铁片的圆孔里放到装满煤油的瓶子里,用火柴一点,煤油灯就亮了。我从小小学二年级时,迷上了读书。常常趁妈妈点上煤油灯之际,站在灯下读书。有时头靠灯太近了,就会把额前的头发烧了。冬天夜长,晚饭后,全家人合用一盏煤油灯,我坐在灯下看书写作业,妈妈会坐在炕沿上就着灯光纳鞋底,爸爸坐在角落里剥着麻杆。昏黄的灯光下,晕染着我们宽厚的身影,记录着生活的艰辛。

我念初中的时候,在学校住宿,每晚要上晚自习。晚自习时点的是玻璃罩子煤油灯。这种灯多为玻璃材质,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葫芦,上面是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,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的旋钮,以控制灯的亮度。玻璃罩子煤油灯比自制的小煤油灯亮度大,照射的面积也

大了。我们把教室的课桌拼起来,中间放一盏罩子灯,周围坐着七八个学生读书写作业。玻璃罩子灯发出白色的光,灯头冒着黑烟。晚自习后,每个同学的鼻孔都熏得黑黑的,连拂出的鼻涕都是黑的。

1970年初,家乡开始有了电灯,我家安上了15瓦的白炽灯泡。那时我辍学在家,天天在生产队参加劳动。幸亏得到一个藏书丰富的本家叔叔的厚爱,把他家的藏书全部借给我看。每天晚上,我在亮堂堂的电灯光下,忘却了疲劳和困倦,沉浸在中外名著的情节中。如饥似渴的阅读,虽然使我的视力急剧下降,却也增长了我的知识。

改革开放后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我家搬进了楼房。房间里先后安装了日光灯管、漂亮的水晶灯和各种台灯。每天下班后,在明亮的灯光下,沏一杯香茗,捧卷展读,万虑顿消,身心愉悦。有时半躺在床上,拧开床头台灯,在柔和的灯光下,随便读一本闲书,沉浸在书中的情节之中,真是无比的闲适快乐!

夜读的灯光,从昏暗到明亮,折射出时代的发展进步,照亮了我的读书生活和人生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黑龙江省肇东师范学校,68岁)

家长里短

回家的心愿

□段金凤

母亲病重的时候,我们将她送到大理古城的一家医院,让她住进了重症病房。经过胸片检查,发现胸腔里有大量积水,封闭式引流了两次,病情才缓下来。我们对母亲说,你就是太犟,总离不开家,不然病早就好了!母亲平和地笑了笑,却始终不多开口。

之后,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开始轮换着照顾她,我每次值班,就迫不及待地询问病情,她总笑着说好得多了。然而,到病房来查房的医生、护士却言语不多,说还要继续检查检查……果然,两天后,CT检验的病理报告出来了,母亲患的竟是肺癌晚期。

平时总没有症状啊!我们在惊慌与悲痛之余,强装笑脸,不想让母亲知道自己的病情。

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,十多天后母亲的病情急转直下。胸腔再度大量积水,呼吸困难、高烧、白细胞猛增、小便减少,医院下了病危通知。母亲浑身难受,脾气不好,整个人软软地趴在病床前的柜子上。她把我们叫到身边,决定立刻回家!她说:“人就是这么回事情,我已经活得很满足了,现在想先回趟家,然后再来治病。”我们知道她回家后就不会再来,便不断开导她,但母亲却越来越犟。我们三姐弟面面相觑,谁也做不了这一重大决定。

僵持到第二天下午,母亲一直不吃不喝,整整一天一夜没睡,她显然筋疲力尽,但就是无法躺下休息。她焦虑地说:“你们咋个还不让我回家,我在这里一刻也静不下来,如果回去,煮点稀饭也是香的。”大嫂说:“如果你真要回家,有好几十公里路呢,在车里只能坐着,你坐得动吗?”母

亲用坚定的口气说:“我晓得,坐得动。”我们终于明白了,老人的决定并非心血来潮。因为她以前说过,人和草木一样,要应合节气,该听自然的,还得听自然的,太多的折腾实在没有必要……此时,她心里一定清楚知道自己该怎样做。于是,我也缓了口气说:“好的,那我们现在就送你回家,让你安心养病。”母亲这才高兴地笑了起来,老兄弟却把脸调过去,泪如雨下。

外面下着细雨,天快黑时亲戚家的面包车才抵达医院。我们先将车子里的座椅拆下,然后把打着点滴的母亲背上车。母亲被送进车内时,长长吁出了一口气,神色也缓和多了,仿佛还原了以前的那份安详豁达。她一回到家,真的吃了小半碗稀饭,和前来看望的邻里讲了些话,还亲切地摸了摸跑进来的老黄狗。子夜时分,母亲突然把我们叫到身边,逐一打量着想说点什么,却始终没有说出来,最后,她挥手让我们快回屋休息,说自己要睡了。

不想母亲这一睡却再也没有醒来,她气若游丝,始终平静地躺着,不吃不喝,陷入昏迷状态,整整熬了七天七夜……临终时,我紧紧握住她的手,抚摸着她的脸庞和头发,直到听不到她的呼吸。

我们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。母亲把人比作草木,最后的心愿就是回家。我相信,只有热爱生活、珍视生命的人才能如此理解自然、尊重自然并坦荡面对生死,主宰生命的归宿和方向,母亲显然把这看作是最完美的人生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大理州人社局,61岁)

春城晚报

开屏新闻App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